

病》、《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定向力障碍》、《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人与星空》等等。

大学毕业，陈染留校工作，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分校中文系教师，工作四年半。1989年2月，陈染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与莫言、余华等人被收入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引发评论界高度关注。这套书是作家出版社专为最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出版的，出版社邀请文坛前辈、著名作家作序，同时还请名家为作者画抽象的画像一幅。

作家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在当时成为了提携一代文学新人的伯乐。当时收入的那些青年作家，如阿城、莫言、余华、格非、陈染、阿来、刘索拉、马未都、迟子建等等，大部分人如今都是文坛大家。

大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陈染共创作40余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有公众熟知的代表作品《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凡墙都是门》《沙漏街的卜语》《破开》《残痕》《碎音》《梦回》《离异的人》。

1995年，陈染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在《花城》杂志发表，这是一部“石破天惊”的杰出作品，在当时文坛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使陈染成为当代文坛“个人化写作”的开创者，也使得陈染的个人影响“破圈”，产生了强劲的社会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盛典上，陈染一直在扮演女娲的角色，她责无旁贷，她的全部书写，都是为了——命定地为了补天——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因为陈染的存在，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才显得名符其实，才可能理直气壮。我们当然不能夸大其词地说，是她用纤弱的身躯破开了宏大的历史闸门，但确实是她的执着才让女性话语涓涓细流汇聚成这个时代的一道河流。她的那些作品的书写，为女性主义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00年以后，陈染除了少量的小说创作外，专注于散文写作，代表作《僻居笔记》陆续在《花城》《大家》《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文学杂志发表或连载。此外，在《新民晚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亦有不定期专栏。

至今，陈染散文已达40万字。陈染的散文，敏感、细腻、睿智，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精神品质，既有鲜明的个人立场，个人面对社会、科技、消费主义对人的压迫反抗，也有面对生活和命运变迁中，女性绵延不绝的孤独之痛，无法归依的精神漂泊感。

许多年里，陈染一如既往的低调，如同“隐士”，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市区，大隐于市，除了家人和少数朋友外，从不和社会往来。她把自己的生活、创作和外部世界，竖起了一道高墙：无论面对赞扬还是批评、面对正儿八经的研究还是新闻媒体的好奇，她本能地躲到她的作品后面，回到自己的个人世界，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作品，止于作品。

重新回顾陈染的整体文学创作时，从诗歌到小说、散文，我们该如何衡量她的文学艺术成就？重新翻阅《凡墙都是门》《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时隔几十年，她的作品一点不过时，依然是当代文学史中女性写作的标高。

2025年，是陈染的《私人生活》发表30年，这部长篇小